

紀弦與「橫的移植」

紀弦本名路逾，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即有詩名，只是那時他叫路易士。路易士時代因為「太做作了一點」，他曾遭張愛玲恥笑：「小報上逐日笑他的時候，我也跟着笑」。不過對於他的《傍晚的家》一詩，張愛玲倒是肯定的，並因此詩而覺得「這人一切幼稚惡劣的做作也應當容忍了」。

紀弦的詩自成一格，卓然成家。杜衡說他的詩「感情強烈且真摯，調子又是那麼和諧且富於魅力」；胡蘭成則誇他「在他自己的新天地裏大踏步地前進着」。然而饒是如此，也遠不是後來紀弦自己吹的三四十年代即已在「詩壇上坐第一把交椅」，「紅得發紫」——他在到了台灣之後才聲名大振的：除了那時他的詩不斷產出，一九五三年創辦《現代詩》和一九五六六年提出「六大信條」，無疑是他「暴得大名」的重要助力。《現代詩》在延續三十年代上海現代詩傳統、團結詩人、發現新人等方面功不可沒，而「六大信條」在當時的台灣詩壇乃至文壇則引起軒然大波——特別是其中的第二條：「我們認為新

詩乃橫的移植，而非縱的繼承。這是一個總的看法，一個基本的出發點，無論是理論的建立或創作的實踐」，最為人詬病，發布後即遭到藍星詩人覃子豪的批判，認為紀弦是在提倡新詩「原封不動的移植」，並質疑「若全部為『橫的移植』，自己將植根於何處？」

其實紀弦對「橫的移植」有過明確的解釋，那就是中國的新詩是「移植之花」而非固有的「國粹」，如同「西藥」之於「國藥」，「西畫」之於「國畫」、「話劇」之於「國劇」。紀弦所說的「橫的移植」，針對的是新詩的「發生學」而非「本質論」，就此而言，紀弦說得沒錯。然而，儘管紀弦對他這條屢遭批判的「信條」一再解釋，人們還是慣於望文生義，認為紀弦是在「本質論」意義上，主張新詩不要傳統，全盤西化。現在應該正本清源，還紀弦以公道。

過眼錄 劉俊
逢周二見報

莼菜官

清代王應奎的筆記《柳南隨筆》，續筆卷二有《莼官》，向皇帝貢獻了莼菜，得到了官家的職位，努力工作再獲提拔。

太湖採莼菜，從萬曆年間鄭舜五開始。張君度畫有《采莼圖》，陳仲醇、葛振甫等人在畫上題詩，一時傳為佳話。

康熙三十八年，車駕南巡，鄭舜五的孫子鄭志宏，向皇帝送了四缸自種的莼菜，還有二十首《采莼》，一幅家藏的《采莼圖》。皇帝命人收下莼菜，送到暢春園，詩和畫發還，鄭志宏被安排進圖書館工作。

後來，鄭志宏因為工作成績優秀，被提拔為山西嶽陽縣知縣，當時的人們都稱鄭志宏是「莼菜官」。

莼菜似乎只生長在清水池裏，蘇浙一帶居多。

蕭山有湘湖，張岱讚如處子，紹興人陸游就寫過四十多次採莼。西湖也有莼菜，一碗湯端上，碗裏的清莼，如泡開的新鮮龍井，嘗一口，鮮美滑嫩，清香濃郁。

珍貴莼菜，於是就有了身價。

皇帝到一個地方視察，地方上的名優特產，就成了向皇帝進貢的首選，弄不好，皇帝一高興，以後就成了貢品，一個地方的經濟就會拉動起來。否則，四缸莼菜，是不能作為進呈皇帝禮物的。對康熙皇帝來說，好東西要讓宮內分享，至於詩與圖，不是什麼名人寫的畫的，還是讓他們自己收藏吧，皇宮裏的珍品太多了。王應奎同卷有《太湖漁戶》，也有這樣的進貢記載：四月初八，康熙皇帝駕幸太湖，漁戶蔣漢賓等網銀魚以獻，賜銀二十七兩。銀魚也是好東西。

鄭志宏能當上知縣，其實也靠他自己的努力，但是，莼菜確實是一次良好的契機。

筆者想說，許多百姓苦於沒有機會，有了機會，好好把握，風口上的豬也會飛起來。

筆記新說 陸布衣
1164334351@qq.com
逢周二、四見報

糖的名字堂

對孩子來說，糖果是純真領地上最後一把遺留的鑰匙；對成年人而言，它卻詮釋着最現實的矛盾：可以解愁，也能甜到憂傷。

在歐美國家，糖菓店的味道最不可思議，不同於我們熟悉的塊狀硬糖，而是剛剛做好的fudge，冒着熱氣，隔幾層窗就能噴湧出濃濃的奶香，彷彿把整條街跟「甜」有關的字眼都不由分說搶到自己家裏，空氣裏夾帶着誘惑和貪婪，幾度讓人懷疑：這真的不會教壞小朋友嗎？！

這樣想的我，確實多慮。但fudge本身，也從來就不是吃素的。這種源於美國的甜食中文叫做乳脂軟糖，成分並不複雜，無非是糖、水、牛奶、可可等常見配料，美國人喜歡加入巧克力做基底，而英國則傾向於用牛奶的原味做搭配，衍生出不同口味。但它最與眾不同的地方，就在於現做現切，打破了糖果跟「新鮮出爐」無緣的魔咒，總能看到店家在裏面忙忙碌碌，宛如烘焙師一般端出大大平整的一盤，裏面躺着熱乎乎的軟糖。這時候賣相剛好，香氣馥郁，於是無論大人小孩，都會循味而至，總免不了提着一袋回家。

多數fudge都是客人金手指一點，老闆給您切塊稱重售賣。也有事先切好小塊，雖然樣貌更優雅體面，但卻少了最精華的魅力。至於味道，只能說它既挑戰了你視覺和嗅覺的抵抗力，也衝擊了味覺的堤壩。這款糖甜的程度很難用語言形容，且不管它是混雜了果仁，還是標註上讓人心動的莓子、芒果味，屆時都會被一股極為囂張的甜味所沖淡。也正是此刻，你才恍然大悟自己才剛剛觸及糖這個字最頂層的要義。但如果咬上小小一口，確實馬上會被巧克力和奶香包圍，一瞬間煩惱全無。歸根結底，吃糖的真諦，原來是克制啊！

食色 判答
逢周二、四見報



無聊社交少點時間，觀照自己多點時間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逢周二、四見報

逢周二、四見報